

桃花源志略卷五

唐開韶輯

胡焯同編

徵文 三

各體文下

國朝陳頡雲記

一本頡雲名士
武進人

桃源洞記

縣境多山水

西南三十里蒼巒插天林木蒼鬱洞處孔道之側余奉調往攝辰沅兵備因憶陶淵明桃花源記遂勒馬往探時當仲春入山里許夾路桃李盡放花片飛霞繽紛旋舞陟山數十步小展平區有八角亭以石爲壁多名公題詠遶亭後攀藤而上徑甚欹曲泉流聲若叩玉清沁人耳透迤而

桃花源志略卷五

一

登左右折者再始抵洞前危橋橫駕石棹石座製度雅索別有丰致堪對飲弈坐臥上覆藤蘿松竹四時垂綠旁多蘭蕙幽香襲襲醒人心目凭闌遠眺萬山聳翠羣峯壁立吞吐雲霞時隱時現迴看洞門寂然迴閉碧翳苔封不能俯探洞頂有泉串滴如露洞前一池寬數尺深丈許可鑑鬚髮冬夏不涸覘之洞後荒谿石壑絕無他致泉亦不知從何而出左右山插天半野花鬪妍然終不得一入怏怏若有所失老僧云相傳往歲有中丞郭公游此見一仙童持香出洞相迎卽乘雲冉冉而去郭公歎曰此真仙境也不當爲凡人污瀆遂以石扃固迄今未有開者及考題碣杳不可讀嗟乎豈獨我緣慳而不得一探仙壘以遇避秦

之客哉悵惘久之惟聞鳥啼猿嘯聲徹林外仰睇天際日已西下遂依山半曲徑而上穿竹籬度石砌有茅菴數椽祠大士像鐘鼓與松濤相閒香煙隨嶺霧俱幻菴外修竹拂雲老樹吼風石磴天矯如龍直通山足高險可畏乃扶翼而下僕夫已戒騎相候余遂策馬以登篝燈記勝系之以詩

羅宗玉記一辨一琮

宗玉名人
桃源人

何仙巖記

何仙巖不知

何昉舊志載世傳何仙姑修道於此實無確據菴前奉彌勒大士鎮武菴後祀女仙七不詳其姓名去桃源縣四十餘里將入峯巒遞見眠者蹲者憑者起者行者止者俯者仰者拱者揖者舒者舞者斷者績者並者錯者山不一狀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

狀不一情近巖里許山益合仄道依東麓里許中卽以稱一線天亦宜由東迤邐折而西上經石梁數百武抵菴側望兩山翼巖巍然蔽天如十萬之困中不可量而斗筲自失如青獸布威羣象辟易而狐豕愈微又如朝宰正笏國門百僚整肅大將軍戎服登壇偏裨以下膝語蛇行鈍巨靈之斧折共工之額不足以喻其堅也窮老猿之臂絕狡兔之趾不足以喻其峻也言其古則鐵貌斑文言其秀則碧垂翠滴招鸞鶴以棲遲爲煙霞之窟宅菴居山半上接百仞之高下臨千尺之低前望溪山潏洄映帶氣象萬狀心目軒豁由菴後石徑下經巖阿稍上爲何仙洞洞泉淋漓每歲旱居民迎神取水得水卽雨遞上攀蘿躡蹬可躋

巖巔極目四顧羣山俱卑或如瓮覆或如罍懸或如列屏或如布席或如散卵或如置碁至於煙生木末睹孤村之蕭瑟雁度平沙儼行旅之淒涼雲起足下語傳空中豈非登臨之佳境而名勝之曠致哉余嘗謂山水之在寰中其見稱與否不盡如本分要地繁會帆指輪通遊人踵接騷客珠聯金碧璀璨題詠遠播彰矣若乃幽可絕囂僻能離俗妙窮人巧奧純天然爲羣仙所指顧而名聞寂如如斯巖者抑又何可勝道耶斯巖也擬之人爲高士爲戒僧擬之詩畫爲淡描爲逸品擬之器爲夏商法物而邑內水心之孤穿石之奇淥蘿之雄靈巖之幻漁仙之峭折桃川之幽祕比長爭勝何多讓焉余從僧請題菴之額曰光凝翠

桃花源志略卷五

三

涌門聯曰入望溪山如畫裡忘機日月卽壺中佛殿聯曰祇園覓上方山浮紫氣千層出石林稱精舍月伴禪心一片明仙殿聯曰咫尺花源此處煙霞猶勝地依稀海島分來猿鶴伴仙蹤蓋有得於斯崖之深非復泛交淺契之所能襲也並記以遺後之君子 劉子驥辨 舊志所載太守劉歆往尋之語合太守子驥爲一人與淵明所記不合誠屬謬誤明暨陽陳公性學作八方亭記謂歆爲漢人以證其誤而引隱逸傳劉歆之子驥採藥衡山一說以爲淵明所指必此人夫劉歆典領五經卒父向前業在漢成綏和之年去晉太元時已四百餘年矣安有其子尙存者且劉歆不產南陽與淵明所記亦不合南昌人物載晉劉麟

之都昌人字子驥直指爲桃源記中劉子驥麟之雖與周續之淵明爲潯陽三友獨於記中南陽二字無涉並非余考晉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桓冲聘爲長史不就其時其地其名其人俱無可疑永爲定論至所稱太守原無指名姑缺以俟再考

汪鳳麓辨

一天鳳麓名虬都人

奇蹤隱五百辨

桃花源記言

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爲六百年洪慶善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燔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五年而滅於漢漢四百二十三年而爲魏魏四十三牛而爲晉至孝武甯康三年共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趙泉山曰靖節退之各舉其年數要之六百載爲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爲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正太元時人

俞益謨記

三湖陝西人爲南提督

聖水泉記

海內之爲溫泉者

多矣余征車所至其以身試者百之一二耳聞者十之六七大抵硫石所蒸氣常觸鼻非酷熱難親則微溫漸冷淆於清濁之聞莫辨真正之味者比比皆然而非所語於斯泉也泉在楚桃源境雖載邑乘而熱難畱手一語不但不能狀泉之勝且以掩前之美載筆草草致靈源抱屈者不計年所矣余駐節武陵距泉百一十里許寒暑六更泉名

不聞於耳戊子秋仲永定包將來謁爲余具述厥概余越重陽二日偕友人策騎來過相與插帳振衣蹤跡泉所泉鏗然出石罅閒覆石屋如稿甕水次位石六七枚光怪滑溜可坐而不可置足約其修廣卽以位配浴人多則無所容余最先入始若春風拂面旣而芳氣怡人水之下毫髮能鑑沙厯厯如黍米珠水之上潔不受污垢觸之如浮翳過虛略無畱滯温而處中甘而可飲浴竟膚若柔脂百骸交暢余所身試者絕未嘗有耳聞者罕能相類時有感冒風寒及肩背痼疾者浴之一汗而愈余言憩信宿猶徘徊顧戀不欲遽去衆請余肇錫嘉名余曰人有片善寸長者易爲絕取斯泉之美難可具陳姑表其最著有十二焉其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五

氣芳潔無硫臭也其質清明鑑毫髮也其性温不作酷熱也其情貞迴不畱汚也瑩白而無閒者泉之色甘淡而可飲者泉之味沈疴一浴而愈垢敝一濯而新又泉之功用效驗者也不特此也澇不加盈旱不爲涸暑宜加炎乃退熱以就温冬應覺冷反增温而加熱雖二氣伏曳之自然回天威以遂人頗非神化無方者如是乎至於幽僻自甘不屑爲車塵馬跡之所物色則又高人隱君子之行宇宙不一二觀者因思夫人之至者謂之聖物之佳者亦謂之聖酒有上聖中聖之號聖水名泉當乎否耶衆爲擊節稱善余因建其亭名曰日新且額以聯曰知者樂水仁者樂而到此境乃味聖人之教清兮濯纓濁兮濯足坐斯亭且

聽孺子之歌 桃源洞記 道書載洞天三十六而桃源

洞不與自陶淵明記漁者遇秦人一事遙遙千餘年侈談其勝是以事傳而地傳地傳而游屐招尋者踵相接篇章題詠者石無膚冷翠幽篁煙籠霧鎖卽非洞天不可謂之凡境矣竊怪韓退之以荒唐譏淵明蘇子瞻謂神仙不殺雞辨寶一開紛如聚訟要之神仙非真秦人亦幻并桃源洞爲鑿空而有則此丹崖碧壑能不與陸海俱沈桑田並變者甯無阿護而然歟予於己丑春秋兩度經適詩有非訪秦人豈覓仙爲尋幽勝向桃川者不特不與韓蘇較是非更不與淵明證有無但是山佳處止於曲磴流泉他未嘗有惜其蔽於灌莽蕭篠近若堵墻不見天稍以斧銓耨

桃花源志略卷五

六

鋤從事山容石骨層次疊陳竹樹溪光歷歷如畫坐予所構伴霞亭共客三數人挹池煮茗命酌談棋卽其自具盤殮無異秦人雞黍迨其蟬噪夕陽林曦晚照甫策杖下危磴步步聽流泉憩遇仙橋俄頃返宿水溪舟中如是者數閱日因慮登臨方暢風雨無時不有庇宇難免索然再爲捐金結構宜亭者亭宜閣者閣流丹凝碧競爛雲霞奚翅從游有庇頓覺名勝增輝惟是佳山水宜幽不宜障宜樸不宜華余之除灌莽葦箭出其山容石骨使竹樹溪光昭然睂睫意在茲也後之君子拾蔓是圖或以曲磴爲欹而坦之流泉爲細而廣之敷西子以鉛華規方竹爲圓杖本來一失山俗不靈卽真仙洞府秦人奧宅且拂袖去之矣

是余言以永千年勝蹟端所望於同志者 重修桃川宮
碑記 桃川宮歷秦漢迄今近二千歲餘矣其間世運之
隆替人事之變遷滄桑互更安危匪一而桃川之棟宇巍
然仙跡燦然豈皆晉世棖楹之盛唐代田畝之廣與自古
耗斲無世無之矧茲皇華孔衢匪曰河山莫不廢易然而
廢者無如世興者存乎人前代之廢而興興而廢者俱勿
論矣近今明末一廢深爲可慨棟楹之華殆爲灰燼牆砌
之麗盡爲焦土於戲噫嘻青松落英誰與侶丹徑荒涼徒
延佇歸峯嶺上夜鶴怨秦洞麓下曉猿驚斯時斯景匪獨
人有蕭條滿目之感卽避秦之客本宮之仙亦抱冷月殘
風之憾

桃花源志略卷五

七

國初蒞斯土者湯公思桃與周公勝楚救死不暇遑曰丕
振至汪公子元有重興之志遭遇吳逆一變胼胝多艱迨
後清平事將舉而中殞業未就而厭凡其徒李永清繼之
夙夜匪懈師將成者力爲告竣師未遂者力爲拮据今廟
貌少合寶炬長搖於聖前羽衣參差少長森列於堂上雖
不敢謂有克副維新之志亦可爲繼志述事於萬一以資
後人之蔚起云爾是爲記

陳洪疇序

一字里未詳

募修桃川古殿序

生平馳驅南北

每於山川所以得名之處輒停車流戀旣重其地之所由
名必思增綴其祠宇松杉以表識於不朽蓋山川奇秀之
致雖鍾靈於天而樹藝工築未嘗不以人功爲盛衰也今

桃邑環繞數百餘里然究其邑所由名總始於秦人之洞其洞南桃川元帝宮一帶又漁郎所纜舟往還處也仙蹤飄緲涉歷其間者無論賢愚盡徘徊神往宜其廟祀崇修碑碣勿替旣以表宇內數千載奇勝之跡亦以見邑所得名彰之以示不忘本也乃今且一望荆榛香煙沒於祝融古剎纏爲蘿蔓山僧數人僅搆數椽以棲神像而昔年鉅麗之觀已入夢幻境中矣余令茲土以修舉廢墜爲念獨於邑所得名之地一過再過雖感愴其古道悲涼而未敢倡言本土之役者蓋因鞍馬所覩此桃溪一帶水濱觸目化儻村煙疎落種種依樗采菑之狀余方爲民謀生聚不遑若一經修葺僧人必有藉此以乞募居民余又慮其以

佛事擾民姑俟後人富庶之日而謀此盛舉也一日者謝子也詹來謁出僧人募修殿簿乞余一言爲序余告之故而謝子訝然爲余解曰師所疑於僧者以其費多而募及窮民也今山僧樸而多技能力任工師之事且采於山木可繩也鑿於崖石可轉也所需祇冶鐵丹黃覆瓦之費而山僧且有大志必不忍募諸左右化儻之衆惟俟四方往來好古諸君子於其車騎休息尋源問渡之際以募修古蹟請兼得師一言爲倡應無不欣然樂就者余頗信謝子之言而不憚爲之序蓋不及富庶之日而始謀此盛舉也今而後桃邑所由得名之地可以表而識之矣宇內數千載遙契之勝可一望而彰明較著矣若夫仙釋元微之理

余方吏事鹿鹿未敢作優孟衣冠語姑俟他年學道深山之日而後言之時康熙四年歲次乙巳立秋後三日

彭士衡記

士衡名心鑑湘鄉人

遊桃花源記

曩余嘗讀書桃

桃花源記竊訝人間世現此神界真咄咄怪事也擬卽欲覓小艇問津洞口卒以世事羈絆不果歲甲寅秉鐸桃邑越明年春仲課士稍暇適同年友武陵郭君過訪因與之訂
花源遊郭君曰數十年前曾一寓目然山水之勝固非可一覽盡况仙源乎余乃相與鼓楫扣舷溯流而西時驚蟄之前一日也春和微扇兩岸柳眼半開城郭廡舍參差隱現於晨霧炊煙中者儼若畫圖已而舟稍進矯首南岸一帶層巒疊嶂若貫珠郭君曰此菴蘿峯也並語予以往歲

桃花源志略卷五

九

經遊時秋水落霞掩映諸峯今則嫩綠新抽碧蘿初挂意境迴別矣時余方呼家童取榆柳火烹茶忽聞奔騰澎湃之音檣柁樓則白馬雪濤滾滾注山峽舟子鼓棹迎濤一躍踰絕險自是水勢稍平轉瞬抵前洞怪石屹立罅竇處疑有神工鬼斧爲之批卻導竅者然篙工方作艤舟勢余曰未也愷之食蔗佳境當漸入耳挂帆前經泊水溪乃舍舟登岸踏青行夾路碧桃綻蕊芬芳襲人步里許至八角亭碑碣林立率多前人名筆摩挲久之循山麓過遇仙橋俯視石澗清流激湍涓涓吐細饗驀澗板古藤屈曲上奇葩異卉繽紛照眼郭君曰仙源近矣又前數百步石壁橫亘踞山巔瀑布搖曳若匹練匯成小池冷冽侵肌膚余曰

此真古洞府也池畔有坪可容散坐者近十人石礫數枚布地蓋舊時好事者曾構亭於茲今亭廢僅礎存耳乃皆就坐少憩思一跨絕壁直探水源以窮於扳躋而止爰尋故道復渡通仙橋穿竹林東出經大士閣山僧延人列果欸飲佳茗數甌已乃出閣俯瞰階除嶄然臨無地坡下美竹森森拂遊履仰視前山若拱若揖突兀鬱蒼則桃川宮摩頂空心諸古蹟在焉乃穩步下危磴歷山腰過淵明書院遺址逶迤就康莊茅舍數區腴田一壠靖節時所謂荒路曖通者茲則馳道殊厥甚道旁有桃川佳致四大字石刻係唐時劉禹錫所題壠盡陟坡約里許覺茂林修竹中煙火氣葱葱上而桃川宮已在目矣拂衣入坐定迴睇大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

士閣左右諸山恍如海市蜃樓現空際起尋瞿童煉丹臺蕪沒不能得乃循山脇東下伏而復起登最高處躊躇四顧辰沅諸水委折西來匯而東勢如黃河九曲到此疑星宿可吸呼通不啻重逢一仙源也僕夫報西山日薄因與郭君拾晚翠踏暮暉崎嶇抵纜船所一路山花濃馥而舟子已返水溪之棹泊前洞迓余於絕壁下矣登舟視石罅間隱隱有隙可投叩之有聲窺之正黑意昔雲封洞口時景况大率爾爾延佇移晷乘興棹歸舟黃昏後煙雨朦朧滴滴透孤篷余笑謂郭君曰山靈殆以此洗滌塵耶解人不當作如是觀乎郭君曰茲辰之遊會心不遠矣回視向日所領略大有徑庭余因述其事以紀勝遊至於淵明所

記真耶幻耶證以余之所見卽耶離耶則讀書不求甚解靖節早已一語道破矣

梁諫菴書後

一繩諫菴名玉塘人

書桃花源記後

客問靖節

桃花源記蓋有託而言詞家者流信以爲實事故昌黎以荒唐闢之然乎否乎余荅曰古今之遠天地之大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吾烏知桃花源之非實事也記所云劉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也傳載麟之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木人問徑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欲更尋索不得其處此事大類桃源但未見其人耳晉宋閒如此等勝地甚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吾烏知夫桃源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一

之非實事也宋鄭景璧劇談錄言湖湘閒人云晉宋以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閒無雜禽二鳥往來觀中鳥新舊更易不可知每貴客來鳥輒先鳴率以爲占憶癸未歲余自黔歸里舟過武陵風利不得泊未及遊桃花觀時二月中旬林木葱蒨雜禽啼樹羣鶯亂飛問之舟師亦不知二鳥往來事是說也余竊疑之

童心一記

一人桃源

仙人山記

山曷爲以仙人名也我

桃自漁郎問津時仙跡已微露於此晉陶淵明爲之作記至今猶膾炙人口邑中幽林靜壑足以供人之憩息偃仰者指不勝屈而桃花一溪則仙源之巨擘也其西南諸峯亭亭玉立秀絕寰區如漁仙水心峭壁崔嵬幾疑削成土

大夫倦於宦遊者相與登覽快意適志焉其西北則有靈崖洞洞中杳然而深窅然而曲唐賢今人刻詩賦於洞門者踵相接也至莫溪一帶非必有名巒奇峯古洞蒼巖與花源諸勝蹟爭伯仲山曷爲而以仙人名意者仙客騷人別有取爾而不在山水之奇怪耶是不盡然山之有意沽名者類顯呈其靈妙巉刻險阻迴峯翠嶺以炫燿古今而其中未必有也在凡夫肉眼莫不以仙人山爲塊然一物無所奇特庸詎知其塊然而無奇者非韜斂英銳養其靈異以待知己者之覽賞耶今年八月望五日余陟此山之巔流連往復依依不忍舍薄暮風月入我襟懷適見一道士被氅衣戴星冠飄飄乎有飛入壺中之况余曰久不見偃佺矣其能使我烹食花犬否野老云昔日開山道人能通仙術羽化而飛騰故以仙人名其山子豈其化身耶道士掩口而笑余亦大喜喜是山爲衆人之所棄而余之所取住持者之仙風道氣隱隱與之合於是乎記

羅世儒記一

桃源人

文溪洞記

縣治南岸橫原里許地

崇山峻嶺環列如屏內有曲阿盤澗佳山秀水難以言罄其中一巒凝然端居者余先人祖墓在焉山側兩澗夾出合流於襟其源亦不甚遠突於山半崩陷瀑布飛瀉下遂成溪歷四時清泉不竭土人賴以資灌溉之利者數十家名曰文溪又曰龍窩產異石透體玲瓏五色成文大者如卵小者如丸或象人或象物萬形咸備或潔或豔或古或

瘦無體不具自古及今採者不知凡幾沿流而進愈曲愈幽愈深愈杳窮其源四壁峭立豁然而朗冷然而善如入桃花洞口別是一天其溪之上晴之霞雨之煙朝之嵐暮之翠無日不凝集其閒噫一石也而能文若與雲龍風虎同其靈焉或者河之圖洛之書其氣鍾復於石耶夫求者甚衆得者不數非不得也所得者皆尋常儕俗輩所耳而目之賞而識之之文非所謂至文至文者造物不多生彼亦不自炫故或一世而一出或閒世而一出或數十世而一出行將與夏瑚商璉照耀於上國輝煌於廊廟甯僅見賞於尋常之耳目耶余家於是溪前止咫尺閒耳數十年來亦嘗加意撝羅閒有獲者終不滿意豈其出有時會有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三

期而不一輕投以待晚遇耶嗚乎夜光之珠卞和之璞方諸之水豐城之劍藏於其地者皆山輝川媚以待知己之賞鑑而未嘗終於沒沒也吾茲於文溪之石有感矣又聞父老云溪之石有峯傑然獨出其曰趙公山者舊有臺榭以供遊人憩息採石者必禱於其神方能有獲余曰然古來奇尤異質皆天所特生鬼神守護亦其常也

釋一休序一

一巖
休字蘭
桃源僧

桃源洞天志序

海內之山得

以洞天名者三十六而桃源洞未預其列或以靖節際晉宋閒情鬱於內有託而傳洞天一席疑爲烏有或以記中固云豁然開朗遂迷不復得路仙凡咫尺匪誣也或以自云先世避秦亂則漁人所晤者蓋其孫子或又以晉太元

時沅之南悉武陵郡所稱洞天都無定處然而經斯地者
騷人達士貴族名流馬跡車塵絡繹不絕往往自朝及夕
窮源搽奧倚石攀林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情之所至徵
諸筆墨壽於石者僅得髣髴誌於邑者亦頗雕殘雖興感
殊致議各不同要皆爲洞天增價者也一休之宅於洞天
者數十年矣愧愚且拙不足發洞天之祕要以海內讀靖
節桃花源記者未嘗不思躬至斯地及至矣如搽珍於海
恐未能以一目而悉也自靖節後所爲詩文千百餘歲散
而不集久而愈湮豈不惜哉故敢彙爲成書前列繪圖後
載名作卽多所遺漏而情見於詞者什一千百或粗得存
其概焉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四

陳雨泉序一後記一

雨泉名浩
普安人

桃源洞天志序

余家

黔中聞中服之以洞壑美者桃花源爲第一出官三十餘
年往來多取道洞左顧未嘗一遊焉去年監司是邦忠公
事來桃城迺策筇盡攬其勝爲文記之居歲中寺僧一休
哀洞天詩文自淵明以下若干篇爲卷一而并以圖自桃
城迄水溪歷歷在焉以余之遊且記也因邑宰屈君丐序
於首余竊意桃源之名膾炙於世者千數百載其洞壑深
邃奇麗必有大過他土者及登山僅陂陀耳無靈崖異宅
足以幻人耳目較之吾黔飛雲牟珠之勝百不逮一未嘗
不嘆古人文字遊戲之物而後人鑿而指之何不達也然
則所謂良田美池桑竹者皆當視之爲朝雲爲暮煙爲瑤

圃元苑爲蜃樓海市爲天地閒倘恍明滅不可端倪之物
圖與志者何爲也哉顧自唐以來碑記之多詩詞之麗皆
散漫無收拾而遊斯勝者欲按圖以問津存而志之固搏
飯栽田者之責也則僧之用心亦可嘉矣乃爲點定而歸
之僧異日者倘能操軍持蹈不借過飛雲牟珠以西環余
山莊洞壑勢拔地數千仞丹霞紫泉燦然若錦繡深入數
十里鐘鼓獅象浮屠樓閣之屬皆羅列擁擲神仙佛子倘
恍若有見之余雖不有淵明之筆猶樂爲僧一一指點而
傳之持歸以視桃源爲何如也 桃花源後記 客有閒
遊漳水者欲尋桃源故處里人指今洞在山流塞舟無從
入遂緩步陟入半迷所往四顧無問訊處欹石少憩欲返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五

忽聞蹢蹢步履聲卽視其人僅三尺許貌甚古客先通欵
語請鄉貫具荅鄒人世鄒姓居山中忘所自始更問逕指
西向有小溪隨灣曲尋入便至洞客喜謝行數武果聞淙
淙聲披草得細逕甚紆行里許水從空際落仰視逕迴巖
閒鳥跡羊腸益險窄荆棘藤蔓牽裾客愀然折荆撥纏互
側身仄趾攀緣而登越山隈水流邃谷中古木參橫柯葉
交蔽無天日光但溪流處皆白石隱隱可踐客睜目追尋
又里許豁然洞開平疇綠野村落井井望無涯際元鳥白
鶴飛鳴上下雲霞散綺出沒遠岫客心目爲之一爽循阡
陌農夫耘鋤婦子饋餉紛紛往來笑語親密客自顧素昧
平生雖相值赧然不相問久之卽其叟欲悉風土狀叟皆

避若訝異不□接談者於是踽踽且饑甚尋見道旁有桃數株方垂實未熟挹啖之味甘數咽而腹已果顧視田間別一溪潏洄如帶有平橋客小立徘徊遠有扁舟順流下至乃樵薪者客呼曰此去通漳水乎樵曰然汝欲附舟吾載之客遂欣然登舟樵以布衾作小帆豎竿張之風颼颼然客坐舟尾篷小如籠不能伸屈覺倦孱體而臥鼾鼻良久樵拍其肩日醒醒已至漳岸吾家住此爾亦尋歸路客急起揉目四顧如漆遂匆匆作謝登岸依街市燈影行數十百步得所寓處詰旦述質里人稱誕今洞無此異致客始疑疇昔山中短人而怨同積薪載歸者

陳象九記

一象九名洪儀武陵人

桃花源遊記

余家武陵東去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六

桃花源百二十餘里少讀淵明記心嚮往之荏苒到今未一往蓋少則嚴君約束長而塵網拘牽老而二豎爲虐無暇閒時亦無濟勝具故因循至今未一遊夫向平志遊五嶽而余乃吝於百里馬遷足遍天下而余乃憚於同鄉俗不可醫如此洞口桃花豈不笑人哉甲戌秋杪表弟吳子靈崖有嘉會余過其家去桃花源四十餘里耳三分道路省其二晤季子東明陳子虞緒語甚合因謂之曰桃源之遊余願久矣君等肯同吾遊乎二子頽然願爲桃洞主人遂以孟冬三日四人攜手桃縣買漁沽酒鼓棹漳江看綠蘿之晴畫望兩岸之層巒山色水光應接不暇子安所謂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殆若爲余詠也泝流

緩盪暮泊白馬渡頭陳子躬執爨季子漑釜鬻大白滿浮
劇談午夜相與枕藉舟中東方早白起擾山廚登驛路或
谷或陵高高下下而足知人意樂此不疲不踰時而秦洞
不遠矣蓋古者山徑未開故漁人從小口而後入今蠶叢
久闢可不問津此以見山川景物隱見有時亦惟世值熙
隆教化盛行外而戎夷蠻貊莫不享王內而各土苗獠咸
歸版籍况武陵南國通衢大道之旁乎洞向北朝江入首
大開兩臂左臂順江而下右臂背江而上其中開朗有田
一區桃川兩宮適踞其內余從右臂翦入舊宮空杉丹竈
雖不見蹤而古木參天蒼翠欲滴由新宮而下渡橋而南
夢得古碑在焉題曰桃川佳致右折而西行不半里左折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七

而南復渡小橋卽洞門瀑布泉水所經過此伏地三里而
後出爲桃花溪沿溝而上直抵山麓古碑新碣屹立如林
又趨而進則有平地丈餘石桌石墩儼然棋局雖後人之
附合而茂林修竹覆蔭清幽使人躁心盡釋更躋而上石
磴天成計步而置則遇仙橋雖無昔年藤結之奇而寬平
可少休足力過此攀援而上直抵洞門水簾高挂注水盈
池洞門緊嵌小隙亦閉可望而不可卽矣低徊久之扶崖
而下復反橋東旋躋梵剝登樓四望田少山多以此爲仙
者固屬荒□以爲幻尤爲臆度然余獨怪秦人結伴來茲
歷年五百子孫繩繩未必盡鬱鬱久居此也嗟嗟秦人一
見漁人卽設酒殺雞今余來此並無有過而問之者豈古

人情多而今人則寡與毋抑物以少而貴數見則不鮮秦人惟與外人間隔故見漁人以爲異設使生於今日日見夫往者來者攘攘熙熙必植杖而耘耔矣尙有從而問訊延畱數日者哉興盡反舟放乎中流一飯甫終倏而達岸余趲步追日然足倦行遲不似去時矣俄而月落天暝幾乎迷路竭蹶抵家吳子舉杯勞余曰今日之遊甚樂可無記乎遂記之而繫之以詩

汪堯峯序一

堯峯名琬長洲人

陶淵明像贊

并序

淵明桃花

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尙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蓋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鬪爭紛紜其爲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八

窮山曲隩深阻夔絕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足不可得則姑託諸文以自見設爲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絕最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之人非神仙是不已大誤乎昔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攄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爲至慎昭雖奸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爲黃綺卽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花源也吾見子瞻

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爲之贊遂作淵明贊曰金行
既衰寄奴嗣起螳鬪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獸無所栖止
桃花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牕菊抽東籬何以悅志拊琴
賦詩遺詩百篇澹漠冲夸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陳樂堂序一

樂堂名汝霖字
熹亭武陵人

補修桃花源洞天志序

以桃花源爲有乎虛空何由粉碎以桃花源爲無乎大地
將無塵土陶徵士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
林源盡入口見良田美池桑麻雞犬男女衣著及設酒作
食此言桃花源之有也及問今何世不知漢與魏晉且曰
不足外人道再往津迷詩曰旋復旋幽蔽高舉尋吾契此
言桃花源之無也迨昌黎詫荒唐東坡疑殺雞陶弼信洞

桃花源志略卷五

十九

裏栽桃卽古城版築此以桃花源爲有也唐績題靈巖分
明便是桃源洞又曰可惜秦人不曾到此亦以桃花源爲
無也嗟乎有有無無之間桃花源之真面目失桃花源之
真面目抑於斯畢見乎乃或以今洞在陂陀地靡聞未極
雲壑之奇遂疑記直文人遊戲豈知桃花源勝概宜仍求
詩與記而不惟今洞觀也今夫臨沅以南巖洞林立鬼斧
神工不可名狀有如靈巖方山漁仙大蠟者乎乳竇鉤連
神通氣貫臨以河源博大宏深渾淪磅礴窅然若喪求之
道家諸洞殆出神游衍而河源其歸根復命性天合一時
也善夫王右丞詩初因避地去人閒及至成仙遂不還蓋
真隱卽真仙真隱如絳雲舒卷恢恢乎仙家清福胡分別

觀也且巡湘赭伐秦人藏用無何有匪仙未若是矣洞在人境黃瞿冲舉後猶見杉竹手眼矣宋時石文浮出明代童子香迎矣洞外奇花瑤草異鳥神龜隔斷紅塵夢游遍天壤矣乃知洞扉前逼山陬後齒沅澹道書顏白馬浪光之天菘蘿展烘晴天畫意其實居藏水底如蓬島三壺珠宮貝闕植根洪濤鼓盪中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蓋桃花源之實境也故觀爲有爲無而桃花源之真面目揭矣偶卽僧一休舊輯補其譌漏徵士記曰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且曰尋向所誌迷不得路詩曰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千載上陶公有知將樂斯誌之成而不以爲多事耶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

方宣維說一

宣維巴陵人

桃源說

近儒說桃源者多以爲

寓言然謂借此境以寓言可也謂無此境而空爲此言則不可夫漁人黃道真太守劉歆姓名見於王安貧武陵記安貧與淵明同時淵明本其說以作記則實有此事矣小口有光之類或以爲奇然此類黔粵甚多余嘗遍遊桃源境如太平洞穿心洞龍潭洞之類皆前後洞穿望之見一線光卽之竇甚小偃僂過之內開朗有田園水皆伏流自小口出則實有此地矣卽今桃源洞尙有湫流自方竹亭下入地至北三里復出桃花溪又焉知當日非小口通人行而後漸湮塞耶邑中漉魚洞仙人洞數年前尙可秉炬出入嘉慶十七年後始因鑿石填塞亦其證也但今處太

平諸洞內者其人皆耕桑愚樸必以爲仙則不可耳拘墟之士第以山重水複概之亦豈通論哉柳子厚借愚溪諸山水以自寓其拂鬱然非本無諸山水而虛擬之也王荆公借褒禪山以寓理境之難窮非本無其山而臆創之也桃源記何獨不然夫古人固有無是地而創是言者則必如醉鄉寂光國之類淵明所記其愚溪褒禪之類耶其醉鄉寂光國之類耶必有能辨之者至其寓意所存宋明諸儒以爲寓言不事劉宋近人林西仲則以爲寓言思治世又以爲談性理三者未知孰是然論世知人則不事宋思治世之說爲近云

應敬齋引一

敬齋名是宜黃人

桃源圖引

於居室之東偏結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一

茅一區余曩所紀慚軒者也四壁乾洞風從隙閒入乃至於夜不可燈晨起則灰沙盈几上有客從閩歸餉余桃源圖一幅余挂之一方當風力猛處稍便披閱昔人書曠觀古今盈虛之理或從容臨摹古石本諷誦魏晉閒養生家言以淘汰胸中憤懣無聊如不欲久於世而觀居此世者同邑劉君逸人以貌真名京師遊五年歸而過我時方在棘籬以側理覆圖面劉君從壁閒模糊揣度以己意更損益之長松蒼壁華樓飛觀有女閑閑有童嬉嬉畊農蠶織雞犬禾黍悉如外人忽納一人於殘編堆積中襟期衫履殊不熟近若意念有甚深者見者皆疑其爲吾嗟乎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作者意良厚然自晉太元

逆數魏漢以至嬴秦稱帝歷六百四十有五年豈道家吐
納之術真足令人不死其說忘誕不足信且是時刑慘網
密挾書律光熾坑焚之禍烈於平民豈入山方深反無故
而投其所怒而所羨於仙者寒泉石涯餐霞餌朮棄人理
解外膠蕭然閒放於物累之外若猶是閨闈兒女耕而食
樵而爨紡績而衣安知此中人當其憂悲窮窘不且有避
桃源而望咸陽爲樂土者由此言之世之愚鈍不靈不能
與世推移方屑屑與流俗爲伍者莫圖中人若也作者之
意或者其別有在乎語有之頑仙不如才鬼余骨與仙遠
而歲月漸與鬼近乃不能仙而空有其頑不能不鬼而譽
之以才卽赧無以則還取聖賢之教垂諸載籍者以淘汰
荒唐不經之說噫此劉君謂我矣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二

譚笈園序二

笈園名震
永北廳人

桃源洞志序

讀桃花源記便

超然有出塵想及身履其地目擊其境乃疑信又半則以
附會者失之鑿臆斷者失之虛往古事蹟大抵皆然獨桃
洞哉余於戊寅守茲土親歷周遭博觀前記迄無定論常
欲發一論以破千古疑竇因鞍掌未暇續修縣志亦未之
及也辛巳除夕武陵唐竹谷以洞志謁余於元都觀之前
舍繼以北上未獲全閱今年夏竹谷復攜來桃署見其考
核精詳不穿鑿不蹈虛適合余意乃舉而敘之案記始於
晉靖節爲三代以下人物必不託空言以謾世觀其詩真
氣盎然類可見矣其文則脫化於子路從而後章好古者

不察以爲神仙棲託之境則據廣輿記三十五洞白馬夜光之天爲憑而黃仙瞿童之羽化附焉以爲秦人避難之區則援東坡梅溪之說云漁人所見是其子孫如青城甘泉之類更可異者路旁劉禹錫僅題桃源佳致而山竅則不知何人以秦人古洞勒石矣余每春日遍歷村落田池竹木芳草落英與記所載者不一而足又何必泥指此地之爲淵明所記者民間往往以在陝開土結婚涉訟秦陝離桃幾四千里非其祖宗故土何爲而姻婭往來數千年不絕也則靖節豈以文謾世者哉是爲敘道光壬午六月撰於種桃者居 漁仙洞石室記 庚辰七月望後五日余因公宿欽山寺訪伏波避暑室由寺左步行見石室二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三

雕鑿工緻一方一丈二尺高九尺一方一丈高六尺南百步卽江澚石壁名七星巖石窟可六尺者七崖西有石室一約七尺餘東石窟三中貯木棺不朽又東崖壁間別有數窟按九域志云桃源欽山有馬援所鑿避暑二石室瀕江高瞭石窟數十將領遺骸尙存此其驗也前有石梁像不類馬土名馬石溪蓋沿龍太常之記或馬石乃馬室之轉耶無碑可考僅崖上刻湖北漢浮安會弦子題詩一首漫沒不成讀悵然久之詰朝於寺後攀蘿上得餘仙洞於獻夫石像并石刻僧偈係萬歷十一年男於超立蓋公自睢陽解組來游北山自號方外餘仙考之龍太常記云欽山石室旁爲漁仙寺漁餘同音更改未可知也記又云馬

石上有石室三中爲伏波洞左爲欽山洞攀崖而上洞有文徵遺像目治尤信夫桃爲望邑自伏波征蠻而始顯古人遺跡後世嘗樂道之今登石室慨然想見飛鳶跼跼景象登餘仙洞則清涼世界與淵明所記不殊五溪深曲無庸續譜矣

方冉亭辨二

冉亭名塋
巴陵人

桃源避秦辨

六經無仙字而

詞人豔稱仙其好仙耶其姑以奇離恣譎供文家之波濤也夫清虛之說古人或爲汨於利欲者下針砭而其流爲黃白之術禍亂之資其害於風俗人心者豈淺鮮哉淵明桃花源一記宋蘇子瞻王十朋胡明仲明粵東葉氏諸公論之詳矣而世猶疑仙疑幻何哉蓋因唐瞿童有秦人棋子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四

之說後人一唱百和遂成荒唐之論而皆藉口於淵明之記此不可不辨也淵明記中無仙字時稱賢者避其世明紀賢而非紀仙又王安貧武陵記備載漁人黃道真太守劉歆姓名安貧與淵明同時淵明聞其說而作記是當時實有此避世之人匪特非仙幻并非寓言也朱文公謂賢者避世爲伯夷太公之倫謝疊山亦以商山比首陽而陶公旣稱爲賢者避世又擬以商山黃綺則其人品可想見考博異記以桃花神爲陶氏則篇中夾岸桃花蓋隱言陶沿溪水源蓋隱言淵小口有光蓋隱言明淵明曠世相感述古以自況謂之寓言可也謂之爲仙幻不可也夫淵明天資高朗其學幾於大賢爲東晉一代人物讀歸去來辭

直與採薇歌出師表同意豈屑爲後世之遊仙詩哉論者不察見其辭意有出塵之想遂以子虛大人賦等量而齊觀誤矣甚且爲附會之說穿鑿之論試思一邱一壑何地無桃源境避世正在世中奚怪夫迷不得路者今且爲通衢也善哉陶詩云心遠地自偏又何事爲穿鑿附會之論哉仙之有無吾不敢論如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點之春風沂水物我同適近於仙矣其可以仙論乎特恐世之惑於求仙者其弊不可勝言每託於吾儒之記載故爲申其辨以祛其惑明夫汨於利欲者尙可以清虛之說救而汨於仙幻者終不能以聖賢之說化也六經無仙字實爲人心風俗防也 沅南辨 臨沅沅南縣名舊矣其地犬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五

牙相錯沿革不一今之桃武北岸皆古臨沅地桃武南岸皆古沅南地謂之沅南者以在沅水之南也後之人誤以臨沅專屬武陵沅南專屬桃源遂若臨沅東而沅南西又見桃治在沅北遂謂古沅南在沅水北岸名實互乖而沅南之名義不著轉致疑於南臨沅水及在沅水之陰二語則以紙上空談故也今日治得實特備論之考水經注於壺頭山下卽云臨沅縣與沅南分水壺頭在今桃源沅陵界是二縣分水而治明矣其下夷望山在桃邑南岸者屬沅南明月池白璧灣乃今新湘穿石在桃邑北岸者屬臨沅又其下平山在武邑北岸者屬臨沅又其下云武陵郡南對沅南縣是武邑南岸屬沅南文義瞭如指掌也且沅

南故城有三一在縣南百二十里今甯鄉驛地一在武陵縣南七十里距桃源洞二十里一在潯陽坪均沅水南岸是沅南在沅水南岸如湖南在洞庭湖南江南在大江南河南在黃河南決無在沅北而稱沅南者宋乾道閒置縣於沅北延口村則已改名桃源而不復名沅南矣水經注又云沅南縣在沅水之陰說文山南水北曰陽水南山北曰陰此尤沅南在沅水南之證荊州記臨沅縣南臨沅水水經注亦錄其語此又臨沅在沅水北與沅南分水之證也自賀奇府志誤引荊州記南臨沅水之文爲論沅南不惟與沅南故城所在不合且與沅南名義不符又或解沅水之陰陰字爲北以附會之不知古邑與河陽汾陰之類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六

皆以水南山北曰陰初無異解卽近世湘陰之名亦以洞庭爲湘水所瀦故洞庭之北名臨湘縣洞庭之南名湘陰縣何嘗不以水南爲陰乎推其所由誤蓋因今縣治在沅水北而執以論古耳豈知沿革異制稱名異時刻舟求劍非復故步哉然則舊志相傳以臨沅屬武陵沅南屬桃源者何也今武陵縣治乃古臨沅縣治今桃源縣治亦古沅南縣治之徙者論縣志之相承則武屬臨沅桃屬沅南論縣境之全隸則武兼沅南桃兼臨沅言各有所當然不足以舉其全也

焯曰淵明述酒詩所以抒黍離式微之恨其詩有朱公鍊九齒之語朱公者隱言陶也冉亭此言蓋與述酒詩

之意合

吳素村序

一麟素村名士
閩縣人

補種仙源桃花序

衆香國裏

遍地梅花萬玉潭前參天竹影植榴有洞火樹流丹種橘
名岡金苞垂椀古來勝境藉嘉植以揚名此地靈區託奇
葩而著蹟桃花源者地本避秦人同貴谷傳於衰晉記自
淵明穠豔千株引漁舟於洞口落紅萬點泛春水於山前
如游度澗之山連岡錯綺似入天台之境疊嶂流霞童窈
疑仙或有催花之術耕桑無稅應編種樹之書實增山澤
之輝洵屬川原之秀乃自石門永閉蘿徑長封經變革於
滄桑閱星霜於兵火樵蘇斤斧虐及蟠根芻牧牛羊傷其
萌蘖灼灼者盡成濯濯蓊蓊者無復陰陰豪遜綏山蹊輸
瑶圃遂令猿愁鶴怨澗愧林慚木客于以悲唸花神能無
歎息是用低回風景悵望溪山不惜辛勤特爲補種品則
金城綺葉地則谷口山腰夾岸千林沿溪十里春光爛漫
錦繡成堆天氣融和胭脂欲滴聽鶯載酒暈紅雨以霑衣
策馬敲詩散芳塵而撲面浴繁英於碧浪水合名香簇燦
爛於蒼巖屏宜號錦乘一時之雅興續千載之芳蹤釣客
歸舟無煩作誌高人問渡不患迷津故蹟重新更同游而
鼓櫂古人可作定把臂以入林是爲序

匡圃記

一匡圃名德
生襄平人

游桃源洞記

桃源洞在縣西南

二十餘里傍大河之南岸兩山中初入山門尙寬闊以後
漸逼仄古碑林立漫滅無字圓亭一內石碑三五皆近代

人作俞益謨二詩董思恭古風一首差可誦稍聞水聲潺
潺瀉亭側過小石橋折而東拾級而上曲折歷二百五十
盤頂多杉竹中五椽奉大士像僧人以茶瓜款客坐食頃
尋向路下仍由東邊山足漸達山半一橋曰會仙橋下水
聲淅然橋東有俞益謨記西有明人詩碣已剝落不可讀
自橋之西捫蘿攀葛而南尋所謂洞者清泉處處流注池
中西面山巖上竹大如椽茂樹千章陰翳天日稍折而東
一大石巖嵌空玲瓏石色蒼古歷落嶽嶽如欲崩墜石罅
鐫五字曰闢開眞面目爲此山最幽處巖下涼風沁骨復
折而西飛瀑洒空如沁冰雪淒神寒骨與下界迥然隔絕
覓道而上半里許自山口尋水源入地忽平曠大二三畝

桃花源志略卷五

二十八

泉自山頂下流注潭中成大池深不可測嘗之清冽甘寒
卽所謂水源也池南刻四大字曰秦人古洞其上雲霧陰
森山勢益奇然以無路可上可望不可卽噫亦奇幻矣哉